



朗读版

少女红书系

少女的红发卡

程玮／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少女红书系

少女的红发卡

程玮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女的红发卡 / 程玮著. — 南京 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 10

(少女红书系)

ISBN 978-7-305-15797-4

I. ①少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1487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
出 版 人 金鑫荣
项 目 人 石 磊
项目统筹 刘红颖

丛 书 名 少女红书系
书 名 少女的红发卡
著 者 程 玮
责任编辑 胡亚玲 徐 斌 刘红颖
责任校对 谈 悠
装帧设计 王振德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60×840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60千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15797-4
定 价 23.00元

网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 83594756

★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★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冬日的傍晚 · 1

第二章 不平静的平安夜 · 17

第三章 人群中的相遇 · 39

第四章 寻梦人的梦 · 59

第五章 远方的来信 · 81

第六章 寻找耶利亚 · 95

第七章 难眠的夜 · 115

第八章 请等我一起寂寞 · 135

第九章 破灭 · 155

第十章 七月的阳光下 · 187

尾声 红红的发卡 · 209

第一章

冬日的傍晚

1

刘莎走在小巷里。

小巷里安静得要命。偶尔走过一个收破烂的老头，长长地吆喝一声：“收破烂喽！”突然就停住了。有一个门打开了，飞快地伸出一个头往外张望一下，又飞快地缩回去。门又关上了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“收破烂喽！”声音慢悠悠地远去，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傍晚的宁静里。

刘莎低低地哼着歌，声音细细的，连她自己听了都不好意思。她没有再接着哼下去。

寂静往往有着巨大的威慑力。怪不得班主任蒋老师最大的法宝就是走进教室一声不响，不响到所有人都不好意思再说话，一个个抬起头看她为止。

刘莎把滑下来的书包带往上拉拉，继续往前走。

本来，她们几个女生约好放了学一起到外文书店去买贺年卡，可刘莎妈妈一个电话追到学校，非让她早点回家，说给她找的钢琴老师今天下午要来，她只好回来了。既没有买不成贺年卡的遗憾，也没有即将与家庭教师见面的激动，一肚子的无喜无

悲，活像个修炼到家的老太婆。

说实在的，学钢琴、请钢琴教师，都是妈妈的一厢情愿。刘莎知道妈妈很小的时候就渴望当个钢琴家，穿一身长长的黑丝绒的夜礼服，像公主一般昂着头走向舞台正中的钢琴。可惜那年代人人都很穷，买不起钢琴，于是，实现妈妈钢琴梦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刘莎头上。这其实是很变态的一件事。刘莎对钢琴并没有多大兴趣，她常常退后一步安慰自己，幸好妈妈那时候做的是钢琴梦，如果她做梦想当个少林女杰，杀富济贫，刘莎如今就得投奔少林寺去学一手好拳脚了。那不更糟？这样想想，倒也就心平气和了。

熟悉的大门越来越近了。

刘莎很喜欢自己家院子的大门。不是那样壁垒森严的新，旧旧的，上面有几个磨平了的大铜钉，显出十分有根底、有历史的样子。有个小小的门檐，上面照例刻着点龙啦凤啦什么的，俗是俗了些，但很有人情味。门沿上还有一丛狗尾巴草，黄黄的，在若有若无的风中轻轻摇晃着。

突然，身后响起一串急吼吼的喇叭声。一辆吉普车旁若无人，开得像卡通片上的唐老鸭一样蛮不讲理。

刘莎刚刚让到路边，那车就紧紧地贴着刘莎的身体开过去，差点没辗到刘莎的脚后跟。

“该死的！”刘莎狠狠对着过去的吉普骂了一声，却不想那吉普正对着刘莎家院子的大门停下来，紧接着跳下几个穿制服的民警，直往大门里面闯。

刘莎吃了一惊，赶紧跟进去。

院子里一共住着五户人家。院虽小，家家都处得和和气气，没有那种小肚鸡肠的斗嘴吵架。人也都很正派，想不出谁会跟这些警察沾上边。

几个邻居围在叶叶家门口。刘莎使劲挤进去，满耳朵是“出事了”“公司被封起来了”“老叶这下惨了”的声音。

“莎莎，别过去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有谁拉了刘莎一把。刘莎还是不管不顾地挤到最前面。

叶叶的爸爸脸色惨白地站在屋子中间。

刘莎一直暗暗崇拜叶叶的爸爸。他个头高，有男子汉风度不说，脸上还总是挂着一种胸有成竹的笑，笑得让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。可眼下，那自信的笑不见了，甚至还显得可怜巴巴的。

一个矮个子警察在一边看着叶叶爸爸，其余的警察在满屋子地翻东西。叶叶妈妈哆哆嗦嗦地一会儿跟在这个后面，一会儿跟在那个后面。

突然，一个年轻得像大孩子似的警察失手把一个青瓷大花瓶打碎了，很刺耳的一声，屋里屋外的人全都吓了一跳。

“小心点嘛！”矮个子警察小声说了一句，看上去他是个头儿。

“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。”大孩子警察的脸飞快地红成一片。他蹲下去，手忙脚乱地把那一片片碎片捡起来。

“红卫兵抄家似的！”姜奶奶在刘莎身后低低嘀咕了一句。这年头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人们对警察有点反感。

刘莎又往前挤挤，她的目光突然与叶叶爸爸的目光相遇了。

叶叶爸爸一怔，他盯住刘莎看了看，又在刘莎身后寻找了一番：“莎莎，叶叶呢，叶叶回来了吗？”

刘莎小心地朝矮个子警察看看，回答说：“叶叶没回来，她去外文书店买贺年卡了。”

“小姑娘，别多说话！”矮个子警察温和地朝刘莎摇摇头。

刘莎沉默了。那身警服有一种天然的威慑力。

叶叶爸爸似乎在想着什么。他转过脸，看着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低低地，很有分量地说：“我的女儿很快就要回来了，我不想让她看到这些。我请求你们快一点。”

刘莎的心很强烈地震动了一下，她差一点掉下眼泪来。有这样一個爸爸，该是多么幸福呢。

“就是，谁没有孩子呀！”

“都是做爸爸的，也该为人家想想。”

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帮叶叶的爸爸说话。叶叶爸爸是全院人缘最好的一个，哪家都有他帮忙买的家电，彩电啦，冰箱啦，全自动洗衣机啦，又便宜又好。他还特别尊敬老人，一有空就问长问短的。叶叶妈妈的人缘也好，说话轻声慢语，哪个孩子去求她辅导作文，她从不拒绝。

矮个子警察朝大家摆摆手，转脸问：“都差不多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警察们一起回答。本来，这么小的地方，这么多人去搜查，连只蚂蚁也逃不脱呀！

“那么，走吧！”矮个子警察挥挥手。

大孩子警察从一地的碎片上抬起头，很窘地对叶叶妈妈说：

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那是一双很纯净很清澈

的眼睛。

看热闹的邻居们纷纷退到两旁，让出一条窄窄的通道。

叶叶爸爸慢慢地从中间走过，走到门口，他站住了，脸上的悲哀和温柔真像高仓健。“我会很快回来的。”他说，眼睛挨个儿看着一个个邻居，“叶叶我就交给你们了，一定别让她知道我的事，我求你们了。”他的目光最后落到刘莎身上。

刘莎往后退了一步。她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因为她是叶叶的同班同学。

叶叶患有青春期抑郁症，两年前曾为了数学考试不及格自杀过，她用刀片割手腕，血流了一地。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。

一片寂静，没有人回答他，他却像听到了一个最有力的承诺一样。他又一次朝刘莎点点头，甚至还笑了一下，然后，朝院子门口走过去。

车门用力响了一声，车子发动了，开走了。等刘莎追到门口，那吉普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
小巷里仍是一片宁静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刚才的一切，酷似一部电影里的情景，但刘莎知道，这不是电影。

叶叶的爸爸给警察带走了。“可怜的叶叶，她该怎么办呢？”刘莎站在门口呆呆地想着。

2

外文书店是座很老的楼房，深灰色的，玻璃门上的把手被磨出了凝重的古铜色。夏天走进阴阴的凉，冬天走进却很暖

和。年代久了的老房子都是这样。

站在台阶上，叶叶的心突然虚虚地跳个不停，好像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拽着她，揪着她。她心里感到一阵恐惧，她觉得有一种“出事了”的信号。

她犹豫不决地停下来，她很想马上回到家里去。

“哎，叶叶，发什么呆呀！”

“快，进去吧！”

高敏如她们大声招呼她。她们正议论着今年的贺年卡是如何的雅，如何的别致，又是如何的贵。高敏如带了十块钱，一路上穷叫穷喊，担心不够。

叶叶仍在犹豫，心在告诉她不该进去，应该马上回去。

“哎呀，磨蹭什么呀！”高敏如走过来，不由分说，一把拖着她，走进玻璃门。

书店里暖烘烘的，充满了一种纸张和油墨的清香味道。迎门张贴着一张广告，介绍一个叫作童安格的台湾歌星。高敏如马上把他评论了一番，说他很优雅，很潇洒，跟费翔比起来另有一种风度。

贺年卡被编了号码，长长地串起来，挂在距人们头顶不高不低的地方，一共编到500多号。彩灯夹在其中明明灭灭的，所有的贺年卡都因此而显得十分美丽。

挤在下面的都是些年轻人。一个个仰着头，睁大亮晶晶的眼睛往上看，然后认真地往手心里记着号码。

叶叶的心仍然慌慌张张地跳着，令她感到不安。她有些心不在焉地浏览着一张张贺卡。

她的目光在一张浅蓝色的贺卡上停住了，贺卡上很简洁地画了一个白色的、飘飞的风筝。它不像别的那些贺卡红红绿绿、热热闹闹的，显得清爽、幽远、宁静。这张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寄给爸爸，他是属风筝的，老在外面飞。叶叶准备寄到他公司里，并且不署名，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。

柜台前挤满了人。叶叶好不容易挤进去，喊过营业员，说出了她要的号码。

就在营业员把那张贺卡递到她手里的一瞬间，她的心突然咯噔一震，好像有什么绷得紧紧的东西一下子挣断了，又好像一失足从悬崖上掉落下去，忽忽悠悠地在空中飘着往下坠，却老不着地。

营业员也觉察出她的脸色不对，他奇怪地看看她：“怎么，钱包不见了？”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点。

叶叶摇摇头，把钱给了他。接过贺卡时，她已经兴趣索然，她想，无论如何该回家去了。她恍恍惚惚地挤出人群，也没向高敏如几个打招呼，就离开了书店。

她骑上自行车，努力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不去东想西想。她常常想得太多，以致通宵失眠。她甚至去看过几次心理医生，医生希望她乐观、开朗，不要想得太多。今天，莫非又是自己神经过敏了？

十字路口，红灯闪闪地亮着。叶叶不想多等，她一拐车头，进了一条小巷。

刚拐进去，她就吓了一跳。怎么又跑到这条路上来了？鬼使神差的，她发现自己老是躲不开这条路。

在正前方，是一个基督教堂，最近重新装修过了，在夕阳的辉映下，华丽、庄严而神秘地矗立着。

叶叶转过脸去，不朝铁门里面看。

她有一个熟悉的梦，梦里常常会看见自己站在这个铁门前。铁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了，远远的，在教堂深处，在尖顶的彩色玻璃下，有一只幽深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她，安详、亲切，像爸爸的眼睛。

沿着教堂的围墙过去，是一片建筑工地。水泥搅拌机在沉重地、刺耳地响着。叶叶屏住呼吸，加快了速度骑过去。

她紧骑慢骑，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大门。

一进院子，她就觉得哪儿有点不大对头。有几个邻居围在她家门口，见她来了，冲她笑笑。

“叶叶回来了？”

“才放学吗，叶叶？”

说着，问着，大家散开去了。

叶叶走进家门。

妈妈在收拾书橱里的书，属于叶叶的那一格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像被一个淘气的男孩恶作剧了一番似的。

“妈妈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叶叶大吃一惊。爸爸妈妈很尊重她，从不随便翻她东西的。

“哦，没什么，妈妈打扫一下卫生。”妈妈说得轻描淡写。

叶叶放下书包，疑惑地四处看看。

墙角有一堆青瓷碎片，那是妈妈最心爱的花瓶，是外公外婆

送给她的结婚礼物，据说是件很珍贵的古董。

“叶叶，你看看，真是一塌糊涂，连花瓶都打碎了。我把碎片都找齐了，可以重新胶起来。”妈妈自嘲地笑笑，“妈妈真是粗心大意，是吧！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”有一个声音在叶叶心里幽幽地提醒她。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她能感觉到。

母女两个沉默了一会儿。

一阵钢琴声断断续续地传来，叶叶知道是刘莎在弹，每一个音符都按得犹犹豫豫，一点也不像刘莎的性格。叶叶听了一会儿，没听出弹的是什么曲子。

“叶叶，”妈妈缓缓地过来，把手搭在她肩上，“你进来时，邻居们没跟你说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叶叶恍恍惚惚，夕阳照在家里，虽然桌上地下干干净净的，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凌乱和凄凉。

“叶叶，你爸爸出国去了。今天到北京，连夜上飞机去美国。”妈妈用目光制止叶叶的提问，接着说，“突然接到的通知，他可能要出去一年。”妈妈停顿了一下，“也可能是半年，或者更短，这要看他的工作进展。”

妈妈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遥远，很不真实。一时间，叶叶不知道是喜是悲。她全身瘫软一样地坐下去，不知是坐在沙发扶手上，还是别的什么上。她依稀记起，爸爸说过他可能去美国考察，而且已经办好了护照，但没想到去得这么急，而且这么长时间。这好像不太可能，她说不出为什么。

“可是，爸爸为什么不跟我告别一声？”叶叶喃喃地问。这

毕竟不是临时出差，这是出国，去美国，而且不是短时间。

“叶叶，别生爸爸的气。他的时间太仓促，又要忙着整理行装。爸爸往你的学校打电话，可他们不给喊，说是上课时间。”妈妈急急忙忙地解释着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刘莎的钢琴鬼鬼祟祟地响着，听得叶叶头皮发麻。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妈妈，但问题是，如果她不相信妈妈，她又该去相信谁？谁能解答她的疑问。

妈妈低头收拾着书架上的东西，嘴里在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大概还是在解释，爸爸为什么不辞而别。

叶叶已经什么也听不进去了，她呆呆地站着，眼前是那一只在淡蓝天空中飘飘忽忽的风筝。这么说，爸爸这只风筝飞走了？真的飞走了吗？

3

刘莎埋着头，拼命地弹琴。

叶叶刚走进院子，她就看到了。她拼命忍着不伸出头去跟叶叶打招呼。她有点坐立不安，因此干脆坐到钢琴前，东一下，西一下，把琴键按得乱七八糟。

叶叶的爸爸出国去了。大家一起出谋划策，帮叶叶妈妈想出这个主意。因为前一阵，叶叶爸爸确实说过可能要去美国考察。再说，美国，那么远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把叶叶爸爸派到那儿去，就是叶叶不相信，也只得认了。

刘莎想，按理说，自己应该兴高采烈地跑去向叶叶祝贺才是，可她装不出那种假惺惺的欢喜和羡慕。因为她亲眼看见了叶叶爸爸被带走的那一幕，她装不出来。

天色就在她乱七八糟的琴声中一点一点暗下来了。

“莎莎，吃晚饭了！”妈妈从厨房里伸出头喊。

她应了一声，却没有动，她想妈妈见她这么用功，会很高兴的，天晓得她是不是弹钢琴的料。一个人影悄没声地落在钢琴上，刘莎吓了一跳，回头看，是叶叶的妈妈。

叶叶妈妈长得一般，穿得也不是很讲究。可不知怎么的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一个眼神，一个笑脸，都显得很有教养，很优雅。可眼下，她却是一脸的怨愁。

“刘莎，我来找你，是求你一定要帮忙。”叶叶妈妈低声对她说，“你和叶叶接触最多，一定帮我们瞒着她，好吗？你知道，在所有人中间，你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帮帮我，好吗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了。

刘莎低下头去，她见不得别人流泪，她更不敢看那双哀求的眼睛。她微微地点一点头，低低地说：“叶阿姨，你放心，我答应过叶叶爸爸了。”

“莎莎，你大声答应一下，也好让叶叶妈妈放心，懂吗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妈妈已经从厨房里出来。

“真的，莎莎，求你了。”叶叶妈妈又说了一句。

刘莎慢慢地合上琴盖，一种高尚和美好的情操充满了她的心灵，她站了起来，看看妈妈，又看看叶叶妈妈，一字一顿地，发誓似的说：“叶叶妈妈，请你放心吧，叶叶绝不会从我这儿得到

事情的真相，不会的。”

叶叶妈妈谢了又谢，人一到了为难时，就显得有些可怜。妈妈把她送到门口，两人又嘀嘀咕咕地讲了好久。妈妈的好奇心像三岁的孩子一样，永远得不到满足。

“吃饭了，妈妈！”刘莎忍不住大叫一声，打断她们的谈话。

妈妈这才结束根根梢梢地盘问，把叶叶妈妈放走。

母女俩坐下吃晚饭。

妈妈习惯地把装着香酥鸡的盆子往刘莎面前推推，刘莎最爱吃这个。

刘莎五岁时，爸爸妈妈就离了婚，爸爸从此不见了踪影，妈妈也没有再嫁。母女两个相依为命，加上外公外婆给她们留下了不小的一笔遗产，日子过得虽不宽绰，但也还说得过去。刘莎从小就学会了当家做主，两个人处得不像母女，倒有点像姐妹似的。

妈妈边吃饭，边神秘兮兮地讲着叶叶爸爸的事儿。听说叶叶爸爸犯的是经济案，他把公司里的东西买空卖空，自己在美国，或许是在香港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。

刘莎一声不响地啃着鸡翅膀，心里很烦。她从小就讨厌妈妈背后议论人，更讨厌妈妈用这样的口气议论叶叶爸爸。她相信叶叶爸爸不是那种人，说不出什么道理，一个那么温存那么有力量的男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或许是哪儿搞错了，当然，也可能自己头脑简单，用电影电视里的好人坏人概念来区分生活中的人。谁知道！刘莎不想操这个心。

“你亲眼看见了，还是听见了？”刘莎冲妈妈一句。她奇怪